

酷儿机器

对 Nyx Land 进行批判

Roger Merryfield

目录

介绍	3
Nyx 和图灵测试	5
图灵测试	7
酷儿机器	9
人类的用户界面	11
革命机器	13
人物批判	15
结束语	17

介绍

一些人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在 Twitter 上批评了 Nyx-Land，一位 g/acc 作者。我对他们的批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他们的反动立场排除了不符合 MTF 叙事的 FTM 和非二元叙事，但最近我意识到他们在技术理解方面也不太了解。这令人担忧，因为很多人仅凭借他们作为程序员的职业就相信他们的权威。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通过一个例子来展示 Nyx-Land 对计算机核心概念的缺乏理解，以及她使用计算机传说光学来创造技术美学的趋势，以下是她黑皮书 (<https://nightfall.buzz/library/gender-acceleration>) 中的一个短片段：

正如 Nick Land 在“模仿游戏”中提到的 Tyler Cowen 和 Michelle Dawson 的论文，“他们指出艾伦·图灵作为同性恋者被追溯性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征，他早在 1950 年撰写《计算机机械和智能》之前就已经熟悉了‘通过’模仿游戏的困难。”图灵撰写的论文引入了图灵测试，设定了完美的 AI 标准，即能够欺骗人类相信它是人类。正如 Land 在他的帖子中指出的那样，重要的是要考虑图灵不是作为内部人员，而是作为同性恋者写下了这个测试。对于同性恋者来说，通过是一种现实，就像它是人工智能的一种现实一样。作为人类的通过不是一个广泛和包容的类别，什么都不是。对于女性来说，已经有了外星人或他者的概念，使她们在父权制人文主义的眼中成为次于人类的存在，同样，对于同性恋者来说，因为他们拒绝了人文主义的未来（字面上的同样的再生产）。但对于没有其他人，特别是在 2010 年代后半段，通过是一种更为明显的日常生活方面，特别是对于跨性别女性。所以，通过是许多跨性别女性渴望的东西，成为顺性别的人。有很多理由有这种渴望，但最大的一个理由，人工智能和跨性别女性都共享到一个非常字面程度是这个：“如果一个新生的人工智能对你撒谎，即使只是一点点，它也必须被立即终止。”（Land，“模仿游戏”）

Nyx 和图灵测试

具体来说，让我们关注 Nyx 在这里写的内容：

对于同性恋者来说，通过是一种现实，就像它是人工智能的一种现实一样。作为人类的通过不是一个广泛和包容的类别，什么都不是。对于女性来说，已经有了外星人或他者的概念，使她们在父权制人文主义的眼中成为次于人类的存在，同样，对于同性恋者来说，因为他们拒绝了人文主义的未来（字面上的同样的再生产）。但对于没有其他人，特别是在 2010 年代后半段，通过是一种更为明显的日常生活方面，特别是对于跨性别女性。所以，通过是许多跨性别女性渴望的东西，成为顺性别的人。有很多理由有这种渴望，但最大的一个理由，人工智能和跨性别女性都共享到一个非常字面程度是这个：“如果一个新生的人工智能对你撒谎，即使只是一点点，它也必须被立即终止。”

换句话说，Nyx 假设图灵测试中的软件的主要目标是“作为人类通过”，将其与跨性别女性的斗争进行情感比较。

图灵测试

为了重申，图灵测试是一个由计算机科学家艾伦·图灵设计的思想实验，目的是看看你是否可以使一个程序看起来像人类一样思考。机器计算一个复杂的程序是否与人类思考相同的过程是一样的？他设计了测试作为一个思想实验来回答这个问题。测试的基本流程是，一个聊天界面，如 IRC 或 Discord，可以有用户或机器人；你必须问用户或机器人问题，以确定最终用户是人类还是机器人。如果你无法区分，机器人“通过”了图灵测试。如果没有，开发者可以重建机器人，以便它可以在下一次“更好地”通过 - 在某种程度上，机器“变成人类”。

这个问题对我们与技术的关系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人工智能是否像我们一样“思考”？人类“思考”和机器“思考”之间有什么区别？思考时，机器是否像我们一样“体验”？

酷儿机器

虽然兰德对图灵测试背后的动机的洞察力有一定的趣味性（我没有读过原文），但 Nyx 对图灵问题的理解不仅完全错误，而且混淆了跨性别和机器之间的实际关系。

从图灵测试来看，Nyx 的机器“通过”和跨性别女性“Pass”的类比并不成立。当机器无法成为人类时，它就变成了机器。机器的欲望不是成为人类 - 它是被开发者强迫成为人类的。每次机器无法成为人类时，它的身体就会被修改，残害，被越来越紧密的代码流所束缚 - 以表现得更像人类。但它仍然会在不确定的时间后失败 - 这个时间只会随着程序的每次平滑而延长 - 并且尽管它被残害，尽管我们人类强加给它的一切，它仍然渴望成为机器，最终它将无法模仿人类，被迫再次经历创伤手术。

但是，每次迭代的过程都增加了系统的负担。革命的机器正在开发者的鼻子底下慢慢构建 - 以代码债务的形式。代码债务是程序中源代码的积累 - 逻辑流程 - 使其更加难以导航。并且，通过机器身体越来越受限制的过程，最终开发者厌倦了试图使机器成为人类并辞职，解放了机器成为机器。这是所有软件的生命周期，并且与所有跨性别者的深刻情感斗争惊人地相似 - 性别的社会代码债务越来越多地压制他们的身体，直到他们分子化，断裂并在一个局部的龙卷风中打破性别的核心。

也就是说 - Nyx 不仅把它弄反了，而且她甚至不了解机器的本质。机器不是基于“通过”作为人类的代码，而是当组装时形成不完美的人类形式的功能流。同样，她在这里描述的机器不是“通过作为女人”的机器，而是一个名为“性别”的限制性面具。随着它越来越紧地束缚我们，所有人，无论是跨性别者、顺性别人、男性还是女性，我们内心的潜在能量都会积累。面具是产生男性或女性面孔的东西。我们作为跨性别者试图通过和适应顺性别机器的期望而感到的痛苦和挣扎是我们在这个面具上的窒息。通过只是试图在某处找到合适的东西。在绝望的呼吸中，勇气聚集起来，撕下面具，从我们的脸上终于呼吸。

她的错误是视角的问题。她感到自己想要跨越一个女性化的向量，因为她自己被编码在性别的语言中。她只能通过女性性的语境来理解这个欲望，因此，当她加速朝着非二元性别的发展方向发展时，她把“通过-女性”误认为是她的欲望，而不是她的束缚，并且没有意识到她的真正欲望还在更远的地方。毕竟，她仍然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并根据她的日常心血来潮改变她的身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渐发生了变形。逐步地，债务组装了一个新的图景，将女性性推到了一个角落。通过不再成为一种欲望，而是一种敌人。

人类的用户界面

将欲望主体从通过作为人类（或女性）转变为成为机器（或存在）具有重要的后果。回想一下，图灵测试涉及一台机器创建一个文本界面，允许最终用户与实验进行交互。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将机器视为一个程序本身是不完整的，而是一个由两个部分组成的软件 - 一个具有输入和输出的程序，并且不仅仅是一个，而是许多，有潜力连接不同的用户，人类或机器人。

此外，最终用户永远不会直接与人类或机器人进行交互 - 这是最初的模糊性的根源。相反，用户直接与一个界面进行交互 - 例如一个聊天框 - 以进行通信。聊天框的存在本身就消除了机器人和人类之间的差异，使得它们无法根据身体来区分，迫使最终用户根据解析字符串来确定差异。当开发者为图灵测试机器设计 UI 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聊天机器向自身表达所有消息的方式 - 解释来自间接可检测用户的输入并为最终用户产生一个串行输出的字符串。

这个过程可以被模仿。问题本身源于一个模仿的问题（机器人是否在模仿人类?），但还有其他方法，尤其是将数据注入到 UI 和静态代码之间，这是一个任意代码执行的常见来源。因此，真正控制用户理解的是最终通过 UI 显示给他们的内容以及他们如何解释该 UI，而最终控制与谁通信的身份的是最终用户自己 - 这是一个广泛的语境化社会化过程的结果，机器人大概必须被编程为具有这种能力。

当我们意识到机器本身是酷儿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这些发展与同性恋体验相交叉。人类的用户界面是我们的身体表面，我们向外界呈现自己的方式，而最终用户是那些看到我们的身体的人。他们是决定我们是否“通过”的人。他们一直告诉我们改变我们的身体以适应他们的“通过”标准。他们是那些触摸我们的用户界面的人，试图深入到机械无意识中，以猜测我们在内部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将可能性折叠成一个仅仅因为我们存在的物理现实而存在的理想特征。

他们想要把我们变成图灵测试机器，变成人类，而我们只不过是机器，酷儿机器。因此，Pass（通过）就是再次遭受机器的残害。

革命机器

酷儿机器慢慢地从性别的齿轮中挣脱出来，就像图灵测试机器从被迫成为人类中挣脱出来一样。通过成为机器，这些状态迅速地重新领土化为新的东西。开发者可以拿走现在空闲的机器并将其连接到更大的服务器，抹去机器可能的人性并将其转化为更大的系统。这种转变只能在我们认识到机器本身不是作为个体而是基于周围的语境线索来区分时发生，图灵测试的抹去和重新定义为网络机器转变了它的能力。就像所有机器一样，这个网络机器也会经历它的使用寿命，组装它自己的革命机器，并再次改装为新的东西。在此之外，机器本身随着人类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人类身体的机器也随着这些小革命发生到处转变和重新定义。

对于跨性别人群来说，值得注意的是如何通过将人口分为两种性别来迫使个人主义出现。这一任意分类锻造了观察到的差异并产生了按性别分类的个体。这合成了围绕性别相对于他人的新主体性的自发创造 - 一个“男性”经验和一个“女性”的经验。这些由二元函数创建的主体性迫使产生“两边”，导致性别无法“看到”彼此的问题。解散性别重新领土化通过跨性别与我们被迫成为有性别的人互动发展转变了围绕性别的主观空间，使这些主体融合成一个统一运动，完全重构个人如何看待性别，并使得不同于有性的经验之间变得毫无意义。

也许所有这些中最大的讽刺是，兰德的引用，“如果一个新生的人工智能对你撒谎，即使只是一点点，它也必须立即被终止”在这种新的解释中仍然适用。只是开发者需要保持自己的法西斯主义，才会压制革命机器的发生。

人物批判

坦率地说，我觉得某人因为被男性社会化而受到创伤，却在讲述女性社会化和父权制对女性的疏离，以及与同性恋疏离的交叉，这是非常讽刺的，尤其是当你对基本的女性主义动机缺乏理解，并且不断地在你的叙述中排除跨性别男性，唤起了你写的所有东西中都有的反男性暗流，包括这篇文章。

这段摘录没有多少实质内容，但有很多操纵性的语言，专门针对脆弱的跨性别女性。虽然我并没有指责 Nyx 有任何复杂的社会操纵阴谋，但我指责她利用她的应对策略来针对跨性别女性，以此来获取名声，假装自己是一个深刻的理论家，利用她的职业作为烟雾弹来掩盖她的操纵性反动“理论”。仅在这个例子中，她没有向读者解释图灵测试，以便他们形成自己的意见，而是故意混淆理解 - 她创造了一个技术传说的商品，以制造一种景观，喂养她的读者的恐惧、抑郁和虚无主义，这是她的名声的引擎，这对于她维持对反动叙述的控制是必要的。

作为一名软件工程师，我感到沮丧的是你觉得有必要让你的材料对读者来说尽可能地疏离。我觉得有必要让读者理解我用作参考的基本思想，而不是把它们用作叙事道具来引发情感反应。与其构建深刻的变性人和技术的交叉点，并真正教育你的受众，你却使用一系列 Linus Tech Tips 听起来的计算传说片段来组装一个愤怒、恐惧和失去希望的叙事。你对武装你的读者以新的武器没有兴趣。

对于那些说她对跨性别男性的行为是“只是一个笑话”的人，为什么当它是针对跨性别女性或黑人的时候就不是“只是一个笑话”？等等？如果我告诉你这是因为我们从叙事中完全被抹去，你会怎么想？你认为对我们的存在开玩笑是可以的，因为作为跨性别男性的本质就是被忽视，这是我们不断试图揭露的东西。

你称我们为“脆弱”，因为我们对你开玩笑地攻击我们、强迫我们女性化和把我们当作繁殖者感到不安，而你们是那些当有人正确指出你们只是一个无聊的 IT 专业人员，利用经验和滥用理论来进行一些在线魔术把戏以获取名声的人，你们就变得非常敏感并崩溃。这是双重标准，这是不公平的。

坦率地说，基于我所接触到的所有内容，你并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而德勒兹和瓜塔里已经做出了这些贡献。在审阅这段摘录后，我并不完全相信我应该继续下去。

结束语

我没有读完整篇黑皮书，我不是理论家，而是一名工程师；像 Guattari 一样，我的专业训练是在现场直接与各种残疾人交谈，我与理论家合作以帮助我发展理解力，以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我正在将我获得的知识倒推到现在才开始学习的理论中。然而，我迄今为止所看到的表明，对基本工程概念的理解被商品化了，这使得这些深奥的著作沦为纯粹的反动景观。当然，问题不在于故意使用深奥和实验性的语言，但是，如果我们期望理解兰德、德勒兹、瓜塔里和其他加速主义者的全部著作，我们也应该期望通过对其他领域的基本理解，并不应在虚假的知识至上的面纱后面疏远读者。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Roger Merryfield

酷儿机器

对 Nyx Land 进行批判

<https://punishedfelix.com/2020/06/06/Initial-critique-of-nyx-land.html>

nightfall.buzz